

新  
言  
二  
卷

四部叢刊初編子部

上海商務印書館  
縮印明弘治刊本

新刊新語序

卷之三

漢班固論列劉向父子所校書為華文志又即歆所奏七畧中序六藝為九種首之以儒家者流稱其出於司徒之官游文於六經之中留意於仁義之際宗師仲尼以重其言雖未必盡然要亦有近似者矣書九五十三家而陸賈新語十二篇實存焉予讀其書信固之知言又嘆司馬遷之雄於文也遷傳賈拜大中大夫時時前說稱詩書高帝罵之曰乃公居馬上得之安事詩書賈曰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乎湯武逆取而以順守之文武並用長久之術也昔者吳王夫差智伯極武而亡秦任刑法不變卒滅趙氏鄉使秦以并天下行仁義法先聖陛下安得而有之帝有慾色謂賈曰試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及古成敗之國賈允著十二篇今其書不下數千言而其要旨不越遷數言於是乎知遷之雄於文序事較而明可指也然遷尚豪俠喜縱橫而稱其固辨士固稍知重儒術既列其書於儒又贊其身名俱舉為優

於鄒生達通筆賈亦有以自致之哉故知人不可以無所見有所見必不能掩矣先儒議其過取順守之說及秦雖行仁義不可及者秦漢辨士豈足及此要之亦為高帝既定天下而言之耳其書亦不復見此論宣遷以已見文飾其說而致然歟若其兩使南粵調和平勃以平諸呂自為大有功於漢其識見議論非惟椎埋屠狗之輩尚不及而一時射利賈友採芝綿葛之徒亦豈可企哉其書所論亦正且多崇儉尚靜等語似亦有啓文景蕭何之治者但無段落條理如先儒所論賈誼之失自是當時急於論事動人主聽不暇精擇渾融觀遷謂其每奏一篇帝輒稱善其稱新語又出於他人可見其隨時論奏非若後世之著述次第成一家言也其所分篇目則固所稱向輒條其篇目標其旨意奏之者必非其所自定然其言既與遷傳合而篇次至于今不訛且韓傳粗壯漢中葉以來所不及其為真本無疑秦漢之書傳至于今無訛妄如此者良亦鮮哉方今承平既久文章熾興

有識者或病其過於細而弱也故往往搜秦漢之佚書而梓之然辨鑒未精以偽為真則害道壞教亦有之矣予竊病焉適過桐鄉訪宗合族而得其令蒲陽李君梓是書見時予素聞李君學博意誠履樸守謙而敏於政事今觀是益可見其見之明而擇之精也樂書諸其首君名廷梧字仲陽以己未進士來已二年此又仕優而學之一端云

皇明弘治壬戌歲日長至翰林

國史脩撰儒林郎華亭錢福序

漢中大夫陸賈撰

道基第一

術事第二

輔政第三

無爲第四

辨惑第五

慎微第六

道基第一

術事第二

輔政第三

傳曰天生萬物以地養之聖人成之功德參合而道術生焉故曰張日月列星辰序四時調陰陽布氣治性次置五行春生夏長秋收冬藏陽生雷電陰成雪霜養育群生一茂一亡潤之以風雨暱之以日光溫之以節氣降之以殯霑位之以聚星制之以斗衡范之以六合羅之以紀綱改之以災變告之以禎祥動之以生殺悟之以文章故在天者可見在地者可量在物者可紀在人者可相故地封五嶽畫四瀆規滻澤通水泉樹物養類苞萬根暴形養精以立群生不違天時不奪物性不藏其情不匿其詐故知天者仰觀天文知地者俯察地理跂行喘息靖飛蠕動之類水生陸行根著葉長之屬為寧其心而安其性蓋天地相承氣感相應而成者也於是先

聖乃仰觀天文俯察地理圖畫乾坤以定人道民始開悟知有父子之親君臣之義夫婦之道長幼之序於是百官立王道乃生民人食肉飲血衣皮毛至於神農以為行蟲走獸難以養民乃求可食之物嘗百草之實察酸苦之味教民食五穀天下人民野居穴處未有室屋則與禽獸同域於是黃帝乃伐木構材築作宮室上棟下宇以避風雨民知室居有室屋則與禽獸同域於是黃帝乃伐木構材築作宮室上棟下宇以避風雨民知室居界以分土地之所宜闢土殖穀以用養民種桑麻致鵝豕以蔽形體當斯之時四瀆未通洪水為害禹乃決江疏河通之四瀆致之於海大小相引高下相受百川順流各歸其所然後人民得去高險廢平土川谷交錯風化未通九州絕隔未有舟車之用以濟深致遠於是箕仲乃橈曲為輪因直為轅駕馬服牛浮舟杖檣以代人力鑄金鏤木分苞燒埴以備器械於是民知輕重好利惡難避勞就逸於是臯陶乃立獄制罪懸賞設罰異是非明好惡檢奸邪消佚亂民知畏法而無禮義於

是中聖乃設辟雍庠序之教以正上下之儀明父子之禮君臣之義使強不凌弱衆不暴寡弁貪鄙之心興清潔之行禮義獨行綱紀不立後世衰廢於是後聖乃定五經明六藝承天統地窮事缺微原情立本以緒人倫宗諸天地詩篇章垂諸來世被諸鳥獸以匡袞亂天人合策原道悉備智者達其心百工窮其巧乃調之以管絃絲竹之音設鐘鼓歌舞之樂以節奢侈正風俗通文雅後世淫邪增之以鄭衛之音民弁本趨末伎巧橫出用意各殊則加雕文刻鏤傳致膠漆丹青茲黃瑣瑣之色以窮耳目之好極工匠之巧夫驥驥駿駒犀象瑩瑩琥珀珊瑚翠羽珠玉山生水藏擇地而居潔清明潤澤而濡磨而不磷涅而不淄天氣所生神靈所治幽閒清淨與神淳沉莫之効力為用盡情為器故曰聖人成之所以能統物通變治情性顯仁義也萬邦故聖人懷仁仗義分明職微忖度天地危而不傾伏而不亂者仁義之所治也行之

於親近而疎遠悅脩之於閨門之內而名譽馳於外故仁無隱而不著無幽而不彰者虞舜蒸蒸於父母光耀於天地伯夷叔齊饑於首陽功美垂於萬代太公自布衣昇三公之位累世享千乘之爵知伯仗威任力兼三晉而亡是以君子握道而治德而行席仁而坐杖義而彊虛無寂寞運動無量故制事因矩而動益長以圓制規以矩立方聖人王世賢者建功湯舉伊尹周任呂望行合天地德配陰陽承天誅惡冠暴除殃將氣養物明挫設光耳聽八極目觀四方忠進謙退直立邪亡道行姦止不得兩張推本理杜漸消萌夫謀事不並仁義者後必敗殖不固本而立高基者後必崩故聖人防亂以經藝工正曲以準繩德盛者威廣力盛者驕縱齊桓公尚德以霸秦二世尚刑而亡故虐行則怨積德布則功興百姓以德附骨肉以仁親夫婦以義合朋友以義信君臣以義序百官以義承曹閔以仁成大孝伯姬以義建至貞守國者以仁堅固佐君者以義不傾君以仁治臣以義

平鄉黨以仁恂恂朝廷以義便便美女以貞顯其行烈士以義彰其名陽氣以仁生陰節以義降鹿鳴以仁求其群聞唯以義鳴其雄春秋以仁義歟絕詩以仁義存仁乾坤以仁和合八卦以義相承書以仁敘九族君臣以義制忠禮以仁盡節樂以禮升降仁者道之紀義者聖之學學之者明失之者昏背之者亡陳力就列以義達功師旅行陣德仁為固伏羲而彊調氣養性仁者壽長羨才次德義者行方君子以義相襲小人以利相欺愚者以力相亂賢者以義相治親梁博曰仁者以治親義者以利尊萬世不亂仁義之所治也

術事第二

善言古者合之於今能術遠者考之於近故說事者上陳五帝之功而思之于身下列桀紂之敗而戒之于已則德可以配日月行可以合神靈登高及遠逕幽洞冥聽之無聲視之無形世人莫觀其兆莫知其情校脩五經之本末道德之真偽既<sub>字</sub>然其意而不見其人世俗以為自古而傳之者為重以今之作

為輕淡於所見甘於所聞惑於外貌失於中情聖人貴寬而世人賤衆五穀養性而棄之於地珠玉無用而寶之於身故舜弃黃金於蘄嵒之山禹捐珠玉於五湖之淵將以杜淫邪之欲絕琦瑣之情道近不必出於久遠取其至要而有成春秋上不及五帝下不至三王述齊桓晉文之小善魯之十二公至今之為政足以知成敗之効何必於三王故古人之所行者亦與今世同立事者不離道德調絃者不失宮商天道調四時人道治五常周公與堯舜合符瑞二世與桀紂同禍殃文王生於東夷大禹出於西羌世殊而地絕法合而度同故聖賢與道合愚者與禍同懷德者應以福挾惡者報以凶德薄者位危去道者身亡萬世不易法古今同紀綱故良馬非獨驥驥利劔非唯干將美女非獨西施忠臣非獨呂望今有馬而無王良之御有劔而無威王道術蓄積而不舒美玉韞匱而深藏故懷道者湏世抱樸者待工道為智者謫馬為御

者良賢為聖者用辯為智者通書為曉者傳事為見者明故制事者因其則服藥者因其良書不必起仲尼之門藥不必出扁鵲之方合之者善可以為法因世而權行故性誠於人則氣達於天纖微浩大下學上達事以類相促聲以音相應道唱而德和仁立而義興王者行之於朝廷夫行之於田治末者調其本端影者正其形養其根者則枝葉茂志氣調者即道冲故求遠者不可失於近治影者不可忘其容上明而下清君聖而臣忠或圖遠而失近或道塞而路窮季孫貪穎臾之地而變起於蕭牆之內夫進取者不可不顧難謀事者不可不盡忠故形立則德散佞用則忠亡詩云式訛尔心以蓄萬邦言一心化天下而撫二國治此之謂也

輔政第三

夫居高者自處不可以不安履危者任杖不可以不固自處不安則墜任杖不固則仆是以聖人居高處上則以仁義為巢乘危傾側以賢聖為杖故高而不墜危而不仆者光

以仁義為巢舜以禹稷契為杖故高而益安動而益固然處高之安乘克讓之敬德配天地光被四表功垂於無窮名傳於不朽蓋自處得其巢任杖得其杖也秦以刑罰為巢故有覆巢破卵之患以趙高李斯為杖故有傾仆跌傷之禍何哉所任非也故杖聖者帝杖賢者王杖仁者霸杖義者強杖讒者滅杖賊者亡故懷剛者久而缺持柔者久而長躁疾厚者行寬舒懷促急者必有所虧柔懦者制剛強小慧者不可以禦大小辯者不可以說縱商賈巧為販賣之利而屈為貞良邪臣好爲詐偽自媚飾非而不能為公方歲其端巧逃其事功故智者之所短不如愚者之所長文公種米曾子駕羊相士不熟信邪失方察察者有所不見恢恢者何所不容朴直質者近忠便巧者近亡君子遠熒熒之色放錚錚之聲絕恬美之味疎澁嘔之情天道以大制小以重賴輕以小治大亂度千貞謗夫似賢美言似信聽之者惑觀之者冥故蘇秦專於

諸侯商鞅顯於西秦世無賢智之君孰能別其形故竟放驩仲尼誅少正卯甘言之所嘉缺二不為之傾惟堯知其實仲尼見其情故于聖王者誅遇賢君者刑遭凡王者貴觸亂世者榮鄭僖亡齊而歸魯齊有九合之名而魯有乾時之恥夫據千乘之國而信讒後之計未有不亡者也故詩云讒人罔極交亂四國衆邪合黨以回人君邦危民亡不亦宜乎

無爲第四

夫道莫大於無爲行莫大於謹教何以言之昔虞舜治天下彈五絃之琴歌南風之詩審若無治國之意漢君無憂民之心然天下治周公制作禮樂郊天地望山川師旅不謾刑格法懸而四海之內奉供來臻越裳之君重譯來朝故無為也誤有乃無為也秦始皇帝設

而用刑太極故也是以君子尚寬舒以苞身行中和以統遠民畏其威而從其化懷其德畏罪不賞而歡悅漸漬於道德被服於中和之所以誅惡非所以勸善而賜其境美其治而不敢違其政民不罰而行中和以統遠民畏其威而從其化懷其德之所致也夫法令者所以誅惡非所以勸善故曾聞之孝夷齊之廉豈畏死而為之哉教化之所致也故曰堯舜之民可比屋而封桀紂之民可比屋而誅者教化使然也故山川出之地濕近山之土燥以類相及也故山川出雲雨丘阜生蒸氣四瀆東流百川無不從小者徑大少者徑多夫王者之都南面之君臣姓之所取法缺二舉措動作不可失法則也昔者周襄王不能事後母出居於鄭而下多叛其親秦始王驕奢靡麗好作高臺榭廣宮室則天下豪富制屋宅者莫不倣之設房闌備廡庫繕雕琢刻畫之好博玄黃琦瑋之色財富利明不可及於是楚國偷奢君臣無別

故上之化下猶風之靡草也王者尚武於朝  
執農夫矟甲於田故君之御下民奢侈者則  
應之以倫驕滯者則統之以理未有上仁而  
下殘上義而下爭者也孔子曰移風易俗豈  
家至之哉先之於身而已矣

辨惑第五

夫舉事者或為善而不稱善或不善而稱善  
者何視之者謬而論之者誤也故行或合於  
世或順於耳斯乃阿上之意從上之旨操直  
而乖方懷曲而合邪因其剛柔之勢為作縱  
橫之術故無忤逆之言無不合之義者昔哀  
公問於有若曰年飢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  
曰盍徹乎盍損上而歸之於下則忤於耳而  
不合於意遂逆而不用也此所謂正其行而不  
避也故行不敢苟合言不為苟容雖無功  
於世而名足稱也雖言不用於國家而舉措  
之言可法也故殊於世俗則身孤於士衆夫  
邪曲之相銜枉橈之相倚撻直故不得容于

間詭佞之相扶讙口之相舉無高靈不可上  
無深而不可往者何以當背眾多而辭語諧  
合夫眾口之毀譽淳石沉木群邪所抑以直  
為曲視之不察以白為黑夫曲直之異形白  
黑之異色乃天下之易見也然自謬也或不  
能分明其是非者衆邪誤之矣至如秦二世  
之時趙高駕鹿而從行王曰丞相何為駕鹿  
高曰馬也王曰丞相誤也以鹿為馬高曰陛  
下以臣言不然願問群臣臣半言鹿半言馬  
當此之時秦王不能自信其自而從邪臣之  
說夫馬鹿之異形衆人所知也然不能分別  
是非也况於闇昧之事乎易曰二人同心其  
義斷金群黨合意以傾一君孰不移哉昔人  
有與曾子同姓亦名參有人告其母參殺人  
母懼如故有人復來告如是者三曾子母乃  
投杼踰垣而去曾子之母非不知子不殺人  
也言之者衆夫流言之乃至雖真聖不敢自  
安况凡人乎魯定公之時與齊侯會於夾谷  
孔子行相事兩君升壇兩相處下而相欵擇  
君臣之禮濟濟備焉齊人鼓樂而起欲執曾

公孔子歷階而上不盡一等而立謂齊侯曰兩君合好以禮相率以樂相化臣聞嘉樂不野合穢象之薦不下堂夷狄之民何求為命司馬請正之定公曰諾齊侯逡巡而避席曰寡人之過退而自責大夫罷會齊人使優旃憐於魯公之幕下戲欬候魯君之隙以訕定公孔子嘆曰君辱臣當死使司馬行法斬焉首足異河而出於是齊人懼然而恐君臣易操不安其故行乃歸魯四邑之侵地終無來魯之心隣<sub>熟</sub>字振動人懷嚮魯之意強國驕君莫不恐懼邪臣佞人變行易慮天下之政<sub>故二</sub>而折中而定公拘於三家陷於衆口不能卒用孔子者內無獨見之明外惑邪臣之黨以弱其國而亡其身權歸於三家邑土單於彊無以制其剛詩云有斧有柯言何以治之也

慎微第六

下躬執農夫之作意懷帝王之道身在衡門之裏志圖八極之表故釋負轔之志為天子之佐剋夏立商誅逆征暴除天下之患辟殘賊之類然後海內治百姓寧曾子孝於父母晉定農省調寒溫適輕重勉之於糜粥之間行之於衽席之上而德蓋重於後世此二者修之於內著之於外行之於小顯之於大顯回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之中人不堪其憂齊夫用人若彼夫人若此然定公不覺悟信季孫之計背貞臣之策以獲拘弱之名而喪丘山之功不亦惑乎故邪臣之蔽賢猶浮雲之鄣日月也非得神靈之化罷雲霧翳令歸山海然後乃得觀其光明暴天下之濡濕照四方之晦冥今上無明王聖主下無貞正諸侯誅効姦臣賊子之黨解釋疑繆紛縛之結然後忠良方直之人則得容於世而施於政故孔子遭君暗臣亂舉邪在位政道隔於王家仁義閉於公門故作公陵之歌傷無權力於世大化絕而不通道德施而不用故曰無如之何者吾未如之何也已矣夫言道因權

而立德因勢而行不在其位者則無以齊其政不操其柄者則固也不改其樂禮以行之遯以出之夫力學而誦詩書九人所能為也若欲移江河動太山故人力所不能也如調心在己背惡向善不貪於財不苟於利分財取寬服事取勞此天下易知之道易行之事也豈有難哉若造父之御馬羿之用弩則所謂難也君以不以其難為之也故不知以為善也絕氣力尚德也夫目不能別黑白耳不能別清濁口不能言善惡則所謂不能也故設道者易見曉所以通九人之心而達不能之行道者人之所行也夫大道覆之而行則無不能故謂之道孔子曰道之不行也言人不能行之故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唯我與爾有是夫言顏淵道施於世而莫之用猶人不能懷仁行義分別識徹忖度天地乃苦身勞形入深山求神仙弃二親捐骨肉所以通世防非者也若湯武之君伊呂之臣因天時而行罰順陰陽而運動上瞻天文下

察人心以寡服衆以弱制強革車三百甲卒三千征敵破衆以報大讐討逆亂之君絕煩渴之原天下和平家給人足足定夫行仁商賈行信齊天地致鬼神河出圖洛出書因是之道寄之天地之間豈非古之所謂得道者哉夫搖布革亂毛髮登高山食木實視之無優游之容聽之無仁義之辭忽忘若狂痴推之不往引之不來當世不蒙其功後代不見其才君傾而不扶國危而不持寐寢而無隣寒廓而獨寐可謂避世非謂懷道者也故殺身以避難則非計也懷道而避世則不忠也是以君子居亂世則合道德抹微善絕穢惡脩父子之禮以及君臣之序乃天地之通道聖人之所不失也故隱之則為遁布之則為文詩在心為志出口為辭矯以雅僻或礪銑才雕琢文邪抑定孤疑通塞理順分別然否而情得以利而性得以治綿綿漠漠以道制之遯退與道城二歲之於身優游待時故道無

廢而不興器無毀而不治孔子曰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言德行而其下順之矣

新語卷下

漢中大夫陸賈撰

資質第七  
至德第八  
懷慮第九  
本行第十  
明誠十一  
思務十二

資質第七

新語卷上

質美者以通為貴才良者以顯為能何以言之夫楩楠豫章天下之名木生於深山之中產於溪谷之傍立則為太山衆木之宗仆則為萬世之用浮於山水之流出於冥冥之野因江河之道而達於京師之下因於斧斤之功舒其文彩之好精悍直理密緻博通蟲鳴不能穿水濕不能傷在高柔軟入地堅彊無膏澤而光潤生不尅盡而文章成上為帝王之御物下則賜公卿庶賤不得以備器械開絕以闢梁及墮於山阪之阻隔於九坑之侵仆於巖崿之山頓於窅冥之溪樹蒙籠蔓延而無間石崔嵬巖岩而不開廣者無舟車之通狹者無步捨之蹊商賈所不至工匠所不窺知者所不見見者所不知功弃而德亡腐朽而枯傷轉於百仞之壑傷然而獨僵當斯

之時不如道傍之枯楊繁榮詰屈委曲不同  
然生於大都之廣地近於大匠之名工則材  
器制斷規矩度量堅者補朽短者續長者  
治燭小者治觴飾以丹漆致以明光上備太  
牢春秋禮庠序以文彩立禮於莊冠帶正容  
對酒行觴卿士列位布陳宮堂望之者目眩  
近之者鼻芳故事開之則絕次之則通抑之  
則沉興之則揚處地板梓賤於枯楊德美非  
不相絕也才力非不相懸也彼則槁枯而遠  
弃此則為宗廟之器者通與不通亦如是也  
夫窮澤之民據輦轔報之士或懷不羈之才  
身有堯舜臥陶之美綱紀存乎身萬世之術  
藏於心然身不用於世者故二之通故也夫  
公卿之子弟貴戚之黨友雖無過人之才然  
在尊重之位者輔助者強飾之者巧靡不達  
也昔扁鵲居宋得罪於宋君出亡之衛衛人  
有病持死者扁鵲至其家欲為治之病者之  
父謂扁鵲曰吾子病甚篤將為迎良醫治非  
子所能治也退而不用乃使靈巫求福請命  
對扁鵲而呴病者卒死靈巫不能治也夫扁

論天下之良醫而不能與靈巫爭用者知與  
不知也故事求遠而失近廣歲而狹弃斯之  
謂也昔管仲奇為虞公畫計欲辭晉獻公璧  
馬之賂而不假之夏陽之道豈非金石之計  
哉然虞公不聽者惑於珍惟之寶也鮑叔之  
德行非不高於李斯趙高也然伏隱於嵩廬  
之下而不錄於世利口之臣害之也凡人莫  
不知善之為善惡之為惡莫不知學問之有  
益於己怠戲之無益於事也然而為之者情  
欲放溢而人不能勝其志也人君莫不知求  
賢以自助近賢以自輔然賢聖或隱於田里  
而不預國家之事者乃觀聽之臣不明於下  
則閉塞之議歸於君閉塞之議歸於君則忠  
賢之士弃於野忠賢之士弃於野則佞臣  
之黨存於朝佞臣之黨存於朝則下不忠於  
君下不忠於君則上不明於下上不明於下  
是故天下所以傾覆也

至德第八

夫欲建國疆威辟地服遠者必得之於民欲  
立功興譽垂名流光顯榮華者必取之於身

故據萬乘之國持百姓之命苞山澤之饒主士衆之力而功不在於身名不顯於世者乃統理之非也天地之性萬物之類儂道者衆歸之情刑者民畏之歸之則附其側畏之則去其域故設刑者不厭輕為德者不厭重行罰者不患薄布賞者不患厚所以親近而致殊遠也夫形重者則身勞事衆者則心煩心煩者則刑罰縱橫而無所立身勞者則百端廻邪而無所就是以君子之為治也塊然若無事寢然若無聲官府若無吏亭落若無民間里不訟於巷老幼不愁於庭近者無所議遠者無所聽鄙驛無夜行之吏鄉間無夜名之征犬不夜吠鳥不夜鳴老者息於堂丁壯者耕耘於田在朝者忠於君在家者孝於親於是賞善罰惡而潤色之興辟雍庠序而教誨之然後賢愚異議廉鄙異科長幼異節上下有差強弱相扶小大相懷尊卑相承屬行相隨不言而信不怒而威宜恃堅甲利兵深刑刻法朝夕切切而後行哉昔晉屬齊莊楚靈宋襄秦大國之權杖眾民之威軍師橫出

陸轉諸侯外驕敵國內克百姓隣國之警結於外臣下之怨情於內而欲建金石之功終傳不絕之世豈不難哉故宋襄死於泓水之戰三君弑於臣子之手皆輕用師而尚威力以至於斯故春秋重而書之嗟嘆而傷之是三君皆強其盛而失國急其刑而自賊斯去事之戒來事之師也魯莊公一年之中以三時興稼作之役規固山林草澤之利與民爭田漁薪菜之銑剗桷丹檻晴曠麗妝十二之稅不足以供四邪之欲餧不用之好以子婦人之目財盡於驕淫人力疲於不急上因於用下飢於食乃遣戚孫辰請叔於齊倉廩空置外人知之於是為宋陳衛所伐陳臣出叛臣亂子殺殺而魯公子牙慶父之屬敗上下之序亂男女之別繼位者無所定逆亂者無所懼於是齊桓公遣大夫高子立僖公而誅夫人逐慶父而還季子然後社稷復存子孫反覆豈不謂微弱者哉故為威不強遂自亡立法不明還自傷魯莊公之謂也故春秋殺叔

慮慮第九

誠二慮者不可以立計持兩端者不可以定  
威政治外者必調內平遠者必正近綱字天  
下勞神八極者則憂不存於家養氣治性思  
通精神延壽命者則志不字於外據土子民  
治國治衆者不可以圖利治產業則教化不行  
而政令不從蘇秦張儀身尊於位名顯於世  
相六國事六君威振山東橫說諸侯國異  
辭人異意欲合弱而制彊持橫而御縱內無  
堅計身無定名功業不平中道而廢身死於  
凡人之手為天下所笑者乃由辭語不一而  
情欲放佚故也故管仲相桓公訕節事君專  
心一意身無境外之交心無欹斜之慮正其  
國如制天下尊其君而屈諸侯權行於海內  
化流於諸夏失道者誅棄義者顯舉一事而  
天下從出一政而諸侯靡故聖人執一政以  
繩百姓持一縣以等萬民所以同一治而明  
一統也故天一以大成數人一以字成倫楚  
靈王居千里之地享百邑之國不先仁義而  
尚道德懷奇伎字陰陽合物情作乾谿之

臺立百仞之高欲登浮雲窺天文然身死於  
奔字三魯莊公據中土之地承聖人之後不  
脩周公之業繼先人之體尚權杖威有萬人  
之力懷兼人之強不能存立子紂國侵地奪  
以沫泗為境夫世人不學詩書行仁義字聖  
人之道極經藝之深乃論不驗之語學不然  
之事圖天地之形說灾變之異字王之法  
異聖人之意惑學者之心移衆人之志指天  
畫地是非世事動人以邪變驚人以奇恠聽  
之者若神視之者如異然猶不可以濟於厄  
而度其身或觸罪字二法不免於辜戮故事  
不生於法度道不本於天地可言而不可行  
也可聽而不可傳也可字說而不可大用也  
故物之所可非道之所宜道之所宜非物之  
所可是以制事者不可字設道者不可通目  
以精明耳以主聽口以別味鼻以聞芳手以  
之持足以之行各受一性不得兩兼兼則心  
惑二路者行窮正心一堅久而不忘在上不  
遠為下不傷執一統物雖寡必衆心俠情散  
雖高必崩氣雖生疾壽命不長顛倒無端失

道不行故氣感之符清潔明光情素之表恬暢和良調容者固安靜者祥志定心平血脉乃彊柔政圖缺一兩失其中方戰士不耕朝士不商邪不奸直圓不亂方違戾相錯發剝難匡故欲理之君閉利門積德之家必無災殃利絕而道著武謨而德興斯乃持久之道常行之法也

本行第十

試二德為上行以仁義為本故尊於位而無德者默富於財而無義者刑賤而好德者尊貧而有義者榮段于木徒步之士脩道行德魏文侯過其間而轼之夫子陳蔡之厄豆飯菜羹不足以接餌二三子布弊襦袍不足以避寒宿愆屈厄自處甚矣然而夫子當於道二三子近於義自布衣之上缺一天子下齊庶民而累其身而匡上也及聞周室之衰微禮義之不行也厄挫頓仆厯說諸侯欲匡帝王之道反天下之政身無其立而世無其主周流天下無所合意大道隱而不舒羽翼摧而不申自缺三深授其化以厚終始追治去

事以正來世案紀國錄以知性命表定六藝以字善惡不相干貴賤不相侮強弱不相凌賢與不肖不得相踰科第相序為萬字而不絕功傳而不衰詩書禮樂為得其所乃天道之所立大義之所行也豈以缺二威耶夫人之好色非脂粉所能飾大怒之威非氣力所能行也聖人乘天威合天氣承天功象天容而不與為功豈不難哉夫酒池可以泛舟精立可以望遠立貧於財哉統四海之權主九州之衆宣弱於力哉然功不能自存威不能自守祚為貧弱乃道德不存乎身仁義不加於天下也故察於財而昏於道者衆之所謀也果於力而寡於義者兵之所圖也故君子篤於義而薄於利敏於事而慎於言所缺三功德也故曰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夫身帶璧玉庸環佩服軒藏珍缺四酌舍銀刻鏤可以夸小人非所以厚於己而濟於事也高臺百仞金缺四簾雕飾所以瘦百姓之力非所以扶弱存亡者也故聖人卑宮室而高道德缺二服而謹仁義不損其行以增